



躺在自己的小床上,文文瞪着眼睛睡不着觉。奶奶和弟弟大概是睡着了吧,在对面的床上发出轻微的呼噜声。

弟弟3岁多,正是好动的年龄,除了睡觉时安生一会儿,只要醒着,就满村跑。一会儿爬上石阶,一会儿又站在了河边,吓得奶奶一路小跑跟在他身后,生怕他不小心磕了、碰了。奶奶年龄大了,身体有些吃不消,中午弟弟睡着的时候,奶奶才能坐下来歇一会儿。文文心疼奶奶,赶紧给奶奶捶捶肩膀、揉揉腰。长年的劳作给奶奶留下了很多病痛,虽然奶奶不说,但文文知道。有好多次,文文看见奶奶扶着门框才能站起来。

奶奶欣慰地摸摸文文的头,把她揽在怀里,问:“姐姐,想不想爸爸、妈妈?”“不想。”文文靠在奶奶的胸口,摇了摇头。奶奶把她和弟弟照顾得很好,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,穿上干净整齐的衣服。其实也有一点遗憾,奶奶不会用智能手机,没办法和爸爸、妈妈视频;奶奶也不会骑车,没有办法带他们去县城里玩。

文文记得前两年爸爸、妈妈回来过年,带她和弟弟去了县城里的游乐场,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,别说弟弟不愿意回来,文文也流连忘返呢。县城里还有很多好吃的,可乐鸡翅、红烧肉、油焖大虾、酸菜鱼……弟弟塞得满嘴都是,话都说不出来了,一家人笑弯了腰。

# 留守

张君燕

文文咂了咂嘴,那些鲜美的味道仿佛又在唇边了。奶奶不会做那些“高级”饭菜,爸爸、妈妈打来了钱,奶奶会去割些猪肉给他们炖肉吃。炖肉也很香,可文文还是会想念那些不一样的味道。妈妈说,她会做可乐鸡翅,也会做红烧鱼,等过几年她和爸爸挣够了钱,就再也不出去了,待在家里,天天做给他们吃。

文文坐起身,窗外的月色很亮,文文拿起一本书翻看。这些课外书是爸爸、妈妈寄来的,他们说,小孩子要多读书,读书有很多好处。文文才读了一页就读不下去了,里面有好几个词语她都不认识,她也不知道那些词语的意思。文文问过奶奶,奶奶也不认识。要是妈妈在身边就好了,妈妈肯定认识那些字。她可以躺在妈妈身边,让妈妈陪着她一起读书,然后不知不觉地在妈妈怀里睡着。

文文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照片,那是他们全家人的合影。照片上的文文比现在小很多,弟弟也刚出生不久。妈妈有一头漂亮的长发,文文随妈妈,头发特别多。爸爸又高又瘦,看起来还挺帅呢。好几年没见,不知道爸爸、妈妈有没有什么变化,文文不确定再见到他们时,是否能一下子认出来。有时候,文文甚至想不起来爸爸、妈妈的样子,他们的影像却是模糊的,只有在照片上,文文才能将爸爸、妈妈看得真切。文文曾无数次抚摸

这张合影,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,她感觉自己能摸到妈妈滑溜溜的头发,还有爸爸高高的鼻梁。

当爸爸、妈妈突然站在文文面前时,文文一时愣在原地,双手局促地揪着衣角,不知道该做些什么;弟弟认生,更是吓得直往后退。直到爸爸、妈妈拿出带回来的玩具和零食,叫着他们的小名,弟弟才不再害怕,试探着走近爸爸,最后被爸爸高举起来骑在肩头。和照片里相比,眼前的妈妈黑了一些,也胖了一些,但脸上的笑容依旧亲切、温和,文文走过去,扑向妈妈张开的怀抱。

“爸爸、妈妈带你们去我们打工的地方,等开学再把你们送回来,好不好?”爸爸笑着问。弟弟拍着小手,高兴地蹦了起来。听爸爸说,那里有好玩的游乐场,有很多商店,还能吃上妈妈做的“高级”饭菜。

文文不吭声,默默地低下了头。妈妈拉起文文的手,问:“怎么不说话?你不想爸爸、妈妈吗?”“想。”文文飞快地回答。“那就好。”妈妈笑着说,“快收拾东西,跟我们走。”“我不走。”文文的声音很小,语气却很坚定。

爸爸、妈妈呆住了,他们不明白文文到底在想些什么。很多孩子都盼着爸爸、妈妈带他们去打工的地方呢!文文看了看奶奶,提高了声音说:“我们一走,就只剩下奶奶了。我不想让奶奶一个人留守。”



# 烤红薯

秦继利

周六休息,上午去菜市场买菜。天气寒冷,小风吹着,身穿棉衣也不觉得暖和。刚进入菜市场的大院,就闻到有烤红薯的香味,走了近百米看到一个烤红薯的小摊儿,烤炉炉体上写着“烤蜜薯”三个字,是用白粉笔写的,烤炉上方的平板上放着十几个烤好的红薯,有又大又长的,有中不溜的,也有稍微小一点的。烤好的红薯,皮起着褶皱,皮脱落处露出了红黄色的果肉,有的还流出了少许汁液。烤炉后面站着一位中年妇女,穿着红衣服,系着红围裙,在操持着。炉体有两层烤制用的篦子,烤着生红薯,热气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。

我问:“这红薯这么大,是本地红薯吗?”摊主说:“别看这么大,经过一个小时的烘烤就会小很多,这些蜜薯是外地产的,外地的蜜薯很甜。”说着,摊主指着烤炉上方平板上放的烤好的脱了皮的红薯,显然是在夸自己红薯的好,并介绍,蜜薯是红薯的新品种,含糖量高,营养价值也高。我问她干烤红薯多长时间了。她说,她是从周口来的,烤红薯有十七八年了,夏天卖凉皮,冬天卖烤红薯,刚开始干时,孩子才刚上小学,现在孩子都大学毕业了。现在自己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,卖东北水饺,也卖凉皮,天冷了,就在摊位旁边摆了个烤红薯摊儿,互相兼顾,两不耽误,还能多挣点钱。她说她认识我,说我以前在她的凉皮摊儿吃过凉皮,我说不记得了,不过应该吃过,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要来菜市场,天热时也的确经常在菜市场买凉皮吃。

聊天期间,来这里买烤红薯的络绎不绝,有现场吃的,有往家捎的,有年长者,有年轻者,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孩,在家长的陪同下买了烤红薯,摊主微笑地说,这个小孩特别喜欢吃烤红薯,几乎每天都要来买。我听后觉得挺稀奇的。

其实,我也很喜欢吃烤红薯,尤其是在冬天,无论是在凛冽寒风中,还是在雪花飞舞中,路边烤红薯的香甜味在百十米远就能闻到,来到烤炉边,花几元钱买一个热乎乎、香喷喷、甜滋滋、美味可口的烤红薯,既能充饥,又可以驱除寒冷,热红薯暖手又暖心,红薯的香味馋嘴又馋心,烤红薯的品相既抢眼又勾心,要是不买就不想走。这吃烤红薯还真是一种享受呢!

很多年前,烤红薯都是用圆桶状的烤炉,烧的是煤炭,后来烧的是煤球,红薯放在炉体口,挨着炉壁摆成圆圈,再后来,为了环保,不让烧煤球了,都改成了燃气;炉体也发生了变化,成了方形,类似于烤烧饼,烤体分上下两层篦子,炉体上方平板上放着烤好的红薯,烤红薯的香甜味飘得更远了,看到这些味美、诱人的烤红薯,就更不想走了。

我在享受烤红薯满口香甜的过程中,下意识地产生了一种想法:在多元、包容、美好的城市生活中,烤红薯也是一种别样的风景,等待着欣赏它的人,观赏者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温馨、暖心的风景。

# 陪伴的力量

宋亦墨

我的曾祖母是一位坚强、聪明、善良、无比慈祥的老人。

她的一生,早年为全家辛勤操劳,中年又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离别之苦。直到晚年,她在笔墨的陪伴下安闲自在,放下过去,活在眼下。岁月有变,不变的是曾祖母晚年享受生活的那一分安详、自然。

我的老家是沁河边的一个挺大的村庄,村里识字的人不多,会写字的人更少。我曾祖父会写字(我爷爷从小跟我曾祖父学写字),逢年过节或者谁家红白喜事,邻居都会请我曾祖父,或写联,或记账。总之,字面上的事都交给曾祖父

来完成。在此过程中,我的曾祖母也自然陪伴在曾祖父身边,这是老夫老妻相濡以沫的陪伴。在这往还复的陪伴中,我曾祖母也会时不时地拿起曾祖父的毛笔,像模像样地照猫画虎写起字来。这是曾祖母对曾祖父的心仪陪伴。

听我爷爷讲,我曾祖母勤俭持家,很会过日子。红薯、玉米面等我们现在觉得不好吃的食品,曾祖母总能以她的智慧把饭食做得花样翻新,让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。就凭这一点,曾祖母又感受到了生活的陪伴。

陪伴我曾祖母一生的,还有不少痛苦的回忆。她中年时,先后送走了我的五爷、四爷,晚年时又送走了我的曾祖父、我的大

爷。作为生活在农村底层的曾祖母,这个时候只能是痛苦的陪伴。

曾祖母的晚年是在我们家度过的,我爷爷很孝顺,专门给我曾祖母准备了很多笔、墨、纸,让老人家练字。我和曾祖母一起生活过三年,依稀记得她从不曾在纸上写字,我家院里有一块青石板,常见她蘸点水,拿笔在石板上练字,每每看到她练字的情态,就会感觉到这样的时候才属于她自己,也许这时候陪伴她的,除了儿女,就是笔墨了。

我的曾祖母92岁那年离开了我们,在她这一生中,家人的陪伴让她幸福满足,也让岁月多了一份安宁,少了几分惆怅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  
jzwbxq@163.com